



瞿河贵

一

谁也没料到,便水战斗会打成这样。敌军的火力越来越猛烈了。步枪、机枪,还有迫击炮,子弹、炮弹像狂风暴雨一样,带着尖利的啸叫,铺天盖地飞向红六军团的阵地。

炮火再猛烈,也不能把人打成缩头乌龟。红十七师四十七团参谋长朱世伯,偏偏不信邪,就是要顶着猛烈的炮火观察敌军阵地动向,防止敌军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偷袭进攻。

“参谋长——”通讯员张成伢惊叫着迅疾跃身,猛力一拽,把在堑壕边探头瞭望的朱世伯扯入堑壕。

朱世伯哗啦一下滑进堑壕。他下意识伸手摸摸头,那像一阵风似的力量,削走了头皮或头骨吗?至于把帽子掀到哪去了,无所谓。他稍稍让心情平静平静,从堑壕里捡起被弹片削飞的帽子,一看,居然被弹片削出了一个洞,掸掸土,又戴在头上。嘴角微微一撇,做出轻描淡写的样子,说:“龟儿子,居然敢来大岁头上动土!”而后顺手拍了拍通讯员张成伢的臂膀,“不错,小伢子,还多亏了你的神手呀,要得,你进步了,敏捷了!不然,我就见马克思去了……”张成伢俯下身去,掀开朱世伯头上的帽子,要看看他的头是不是负伤了。

“别闹别闹,没事的,莫非你真的想见我见马克思呀?”张成伢收回手,嘟囔着:“你见不见马克思,是你的事,我只怕红梅嫂见不到你了。”

二

红梅嫂,大名曾凤英,朱世伯的新婚妻子。

一九三五年十月,湖南桑植,红六军团医院。溪边,一位娇小文秀的女卫生员,挑着一大脚盆刚洗好的床单和绷带,吃力地上着台阶,汗水在额头和脸颊上挂着,莹莹地晃着从大樟树缝隙里透出的阳光。她用绾着袖子的胳膊,在额头与脸上抹了抹,并没有停下来在树荫下休息的意思,而是继续向医院走去,石板路上斜着长长的身影。

这一幕,恰好被朱世伯看了个正着,怔怔地,莫名其妙地有些异样的心动。

年方二十的阳刚小伙,本能地想上去帮女卫生员挑一挑,又觉得身不由己,扭头便对身边的张成伢吼道:“你傻蛋呀,木杵杆地戴着,就不知过去帮她挑!”

朱世伯看着张世伢快步跑过去,接过卫生员的挑担,心里突然觉得坦然多了。可是,却又不明白自己刚才为什么对小伢子发这通无由头的心火。其实,他也隐隐意识到了,这难道就是男女爱意么?

也来过几次医院,却没有见到过这姑娘。自从红四分校毕业,奉命在四十六团二营任营长,因二营兼任了军团医院的保卫任务,于是也不时到连队查岗,到医院走走看看。毕竟只是担负保卫任务,那查岗也就多在医院外面,当然也就少有接触医院的医生护士卫生员。

张成伢把担子挑到医院院子里,又帮着卫生员晾晒好被单和绷带。女卫生员谢过张成伢,又微笑着对也慢慢走过来的朱世伯谢道:“谢谢首长!”

看到女卫生员如荷似梅的面容,朱世伯禁不住心怦怦跳起来,一时竟忘了一声回谢。张成伢赶忙说:“营长,人家卫生员谢谢你呢。”

“哦哦,不用谢不用谢,应当的应当的……”朱世伯有些局促。

不单说朱世伯一下失魂走神,此时的女卫生员也刹那间一脸红晕。二八妙龄的她,也被眼前英俊阳刚的年轻首长惊乱了芳心。她悄悄扭头,故意仰望偏西的太阳,让人觉察不到那脸上热热的羞红。

如果说,情窦初开和一见钟情能够机缘巧遇的话,那用来形容二人此时的情状,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
“呃,小同志,你叫什么名字呀?”

“我嘛,我嘛,”她低着头,用手指绞着衣角,“曾,曾凤英……”

“哦,好听,好听,这名字好听!”朱世伯立即语无伦次说道。

张成伢一旁什么都看得明明白白,笑道:“营长,你光说好好听听,倒是什么好听呀,她叫什么名字呀?”

“叫,叫……”朱世伯茫然地看看他,又看看曾凤英,讪笑道:“叫,叫郑,郑……”

“不是郑,是曾,曾凤英。”她一边说一边将身子扭过去,背对着朱世伯。

“哈哈,记不住,那你用笔记下,不就记住了吗?”张成伢逗趣道。

“去,一边去!”朱世伯故意虎着脸说道。

张成伢嬉笑着伸手向营长的上衣口袋里取钢笔。不料,一拉扯,从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东西来,不偏不倚正好滚在了曾凤英脚边。

曾凤英弯腰捡起来,看是一只荷包,一只绣着梅花却又没有织绣完成的荷包。梅花,她心一颤,本能地在心里念了一声梅,因为自己的乳名,就叫红梅。可转瞬之间,她的手就有些发颤。绣花荷包,这是姑娘家的闺中之物,是待字闺中的姑娘家一针一线绣得意中情郎的定情信物。这荷包,定情信物?她心一咯噔,手一颤,仿佛被火烫了似的,荷包一下又掉在地上。

猛然间,她撒腿就朝医院大门跑去。

朱世伯和张成伢都怔了,傻傻地看着曾凤英飞跑的背影。

张成伢好生纳闷。曾凤英为什么突然莫名其妙的跑了。

朱世伯心里却明明白白。他收回目光,从张成伢手里接过荷包,默默地装进上衣口袋,无精打采地往回走。

晚饭也吃不香。月光从窗棂照进来,冷白冷的,有些秋的寒意,心里仍旧烦闷如着火,燎得人心烦意乱,想睡也睡不着,辗转都是曾凤英的身影。

连续几日郁闷,不料惊动了团长覃国翰。

“是不是爱上医院的一个小姑娘了?”覃国翰团长单刀直入,“一个营都能炼得成钢成铁,十个山头都攻得下,却在一個爱的小土堡上,吃了败仗?说吧,怎么回事?”

“团长,你怎么知道的?”朱世伯有些惊异,难道自己这几天的情绪影响这样大?居然连团长都知道了,他难免有些愧疚。

“我们红军也是人,也有七情六欲,也要谈婚论嫁,但当前是部队士气紧张。眼下,国民党重兵围攻我二、六军团,大兵压境,势欲对我一举而歼之。当前,我们得众志成城,拳头紧攥,痛击并歼灭来犯之敌!”覃团长挑挑灯芯,换了换口气说,“说吧,荷包是怎么回事?人家小曾,小小的年纪就参加革命,她可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姑娘哟。”

说到荷包,朱世伯欲言又止,他真不想把压在心底的仇恨,又空空地挂在嘴边。既然团长点到了,他心中的怒火呼地又燃烧起来,将两眼烧出刺眼的亮光。

他咬牙切齿地道出了原委。他有个叫梅花的二姐,同邻村一个小伙恋上了,绣了个梅花图案的荷包,打算在庙会相见时悄悄送给心上人。可梅花还没绣好,村上的恶霸便一再强迫姐姐嫁给他的傻儿子。二姐不从,最后被逼得投湖自尽。他与大哥趁月黑风高,一把火烧了恶霸的家院。回到家,母亲就急得发疯似的让弟兄二人远远逃命,临走,将这荷包塞在了他的手中。三年多了,大哥在六军团担任粮林员,自己在二军团任营长,这一别,远在洪湖的父母和小妹,音讯杳无,生死不明。

“嘸!”覃团长一掌拍在木桌上,油灯跳了跳,灯焰也闪了闪。“不杀尽天下的恶霸军阀,我们这红军就白当了!”

“所以,我和大哥一心跟定共产党,参加红军,为穷苦人打天下,流血掉头,视死如归!”

“好样的!”覃团长高声道,顿了顿,又接着说,“荷包原来是这样一回事,这个结,我帮你解;这个媒,我帮你做!”他伸出手来握住朱世伯的手,“告诉你呀,我在住院时可是接触了解小曾的哟,这样打着灯笼火把都难找的小姑娘,你今后要是不好好待她,我可不会轻饶你的。”

“谢谢团长!”朱世伯顺势也握住团长的手,响亮地回答。他双脚“叭”地一并,将手举到额边,大声道:“敬礼!”

有覃团长做媒,更有覃团长邀约军团医院院长撮合,再加上梅花荷包的真相揭开,羞答答的曾凤英也就满心欢喜地答应了。

从第一次相见到结婚,按传统婚俗,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而对朱世伯和曾凤英两位红军官兵来说,短短不足一个月,在一起面谈,也不过仅有几次。他们的结合,既是彼此爱慕的心花绽放,也是共同信仰的锻造升华。

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,朱世伯与曾凤英新婚大礼。

覃团长通知几个营长和朱世伯的大哥,一起来到团部,庆贺二营长朱世伯与军团医院卫生员曾凤英新婚。

炊事班将几盆大锅菜和红米饭端了进来。覃团长让通讯员给每个人的碗里装满水,他端起来,大声说道:“同志们,为朱世伯与曾凤英喜结连理干杯!”

“干杯!”大家同声祝福。

“同志们,虽然我们今天没有酒,也没有鞭炮,但我们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,我们一定会有胜利的那一天,到时,我们再用美酒和礼炮,来补办今天的婚礼!”

“胜利,美酒,补办婚礼……”同志们呼喊着重,情绪热烈而欢悦。

“蒋介石、陈诚、何健正组织兵力,疯狂的围剿我们,形势险迫。你们听”覃团长仿佛听到了遥远山外的炮声一样,“我们不妨就将它当作朱营长的新婚礼炮吧……”

洞房就更简单了。两根条凳,架两张门板,就是新婚花床。

油灯闪着火苗,两人端坐在床边,静静地,谁也没有多话。平时开朗爽性的朱世伯,也拘谨得手足无措。

曾凤英怯怯地对朱世伯说:“哎,把你的梅花荷包,给我看看。”

“你看过的,还有什么看头?”

“有,那是梅花姐没有绣完的荷包。”自覃团长向她说了荷包的事后,她也曾暗暗悲戚,两人同为梅花,就一定要让荷包上的梅花红得完美。

她将事先准备好的红丝线取出来,一针一针接着绣。朱世伯小心翼翼地把盏油灯,移近照着神情专注的妻子。她敏感而清晰地嗅到了丈夫身体所散发的气息,心突然抑制不住地加速跳动。

“哎呀——”一声轻吟,指尖渗出了血珠。

“怎么啦?”

“哦哦,没什么……”她顺手将指尖摁在梅花上,而后伸手给丈夫看,“你看,没什么呀。”

朱世伯看到荷包上的浸血梅花,忍不住叫道:“红梅,血色红梅!”

“红梅?”她诧异地盯着丈夫,问,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大名?你是叫我吗?”

“是,是的。”

“那你以后,就叫我红梅得了。”

“红梅。”朱世伯望着妻子清澈的双眸,一把将她揽入怀中。

二人紧紧地拥抱着,呼吸也越来越急促。

三

翌日晨。天刚破晓,朱世伯便来到营部。

刚跨进门,就听到身后覃国翰团长在喊他。

“李营长,昨夜没果吧,嘻嘻……”覃团长似乎想逗逗趣,调侃一下,活跃活跃气氛,让近来一直紧绷的神经松弛松地,但是,实在是军情如山,就是调侃也调侃得沉沉重重。他接着说,“本来,想让你休几天假,没有蜜月,至少也度一个蜜周吧,但蒋介石不让,他命陈诚督几路大军直逼我二、六军团,形势危急,军团首长已决定转移,现就是让你

你休,你自己也休不安心的。这不,我也放心不下,先到你这里来看看。”

“请团长放心,朱世伯不才,但对党对军团忠心耿耿,唯你和军团首长的马首是瞻,指不二。”朱世伯挺胸坚定地说道。

“嗯,像个共产党员像个红军指挥员的样范!”覃团长满意地拍拍朱世伯的肩膀。“据我们十六师周球保师长说,部队在转移前要先行整编,我可能去四十七团任团长,你去任参谋长.如果真的整编,应该今天就下命令,三两天就出发,你得作好准备。”

“是!”朱世伯又一个坚定的回答,“团长,会这样仓促吗?不至于吧?”

覃国翰团长一脸严肃地点点头,“山雨欲来,黑云摧呀……你现人在营里,知道的还不多,你到了团里就知道得多了,当你到师里就会知道得更多,不要问了,好好准备吧。现在已入冬季,一定要准备好过冬的物资,别在途中都冻趴下了。好,不多说了,我回团部去了。”

望着团长的背影,回想刚才那一番沉重的叮嘱,他预感到即将扑面而来的风暴与险恶。中央红军被蒋介石逼出苏区,现湘鄂川黔苏区也要待不住了。蒋介石欺人过甚,依老子的鬼脾气,来一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,杀他个天昏地暗!他不怕,不怕伤,也不怕死,但却真的怕革命的火种,就此被蒋介石、陈诚与何健的反动势力摧毁与扑灭了。细一想,也没有什么可怕的,共产党既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建立湘鄂川黔苏区,发展并壮大二、六军团,就一定能机智地有效地周旋与抗衡敌人,将革命力量保存下来。

“营长你早!嘿嘿……”

正沉思中,忽听有人在叫。一看,是通讯员张成伢,“嘿嘿什么?嬉皮笑脸的,一点没个军人的正形!”他将脸绷着,故意做出严肃的样子,以免小伢子也提起自己新婚之夜的事,盐咸醋酸的,好尴尬哟。“去,立马通知连以上干部,到营部开会。”

“是!”张成伢两腿一并,转身飞奔而出,但他还是扭回头来,朝朱世伯做了个鬼脸。

果然如覃团长所说。部队整编命令很快就下达了。

没想到命令来得这样快。朱世伯立即暂停会议,对连长们说:“我要马上去师部开会,军情火急,回来再传达。”十六师师部院子。师长周球保、政委晏福生、参谋长刘子奇、政治部主任李铨都威严地站在阶沿上,几十名团干和师机关部份参谋干事齐刷刷地站在院子里。朱世伯明显感觉到,这不像一次常规的干部会议,更像是一次战前出征誓师会。

气氛非常凝重。师长周球保和政委晏福生先后作了军事形势和政治动员讲话,之后,参谋长刘子奇下达了整编命令,政治部主任李铨宣读了团级干部任职命令。一切正如覃团长刚才说的,覃国翰任四十七团团长,朱世伯擢任四十七团参谋长。

所有建制整编,人员必须当天到位。两至三天,红二、六军团全部启程转移。

虽刚刚进入冬季,到了晚上,风一吹,冷飕飕的。朱世伯忙了一整天,感到真的疲乏,润湿的脊背在深夜慢慢有了沁肤的寒意。

他回到新婚的小家里,妻子红梅还没睡,手里拿着那荷包,油灯旁还有针线,显然是刚刚绣完了荷包。

推门声,让红梅的心怦怦跳起来,知道他应该回来了,这不,一直在边绣荷包边等他吗?她羞怯地双手捧着荷包,拢在胸前。

朱世伯没有了昨晚的拘谨,爱怜地走到床前,坐在妻子的身边。伸手将妻子胸前的双手握住,又掰开,取出刚刚绣完的荷包。他看了看,情不自禁地说:“红梅,真好看。”红梅羞赧地瞟了瞟丈夫,嗲嗲地说:“你是说荷包,还是说我?”

朱世伯看着妻子那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,故意说:“当然是荷包呀,怎么啦?”他有意拉长那似乎很不解的语调,意思是说,这么浅显的问题,还需要解释吗?

眨眼间,红梅脸上的微笑与娇羞无形消逝,变成沮丧,头也慢慢扭向一边。

“哈哈,小傻瓜,我的小傻瓜……”朱世伯突然爽朗地笑起来,“肯定是我的红梅好看啦,你是世界上最好看的,红彤彤的红梅……”说罢,捧起妻子的脸,在她的额头上用力地印了个热吻,还故意吻出清脆的“啵”的声响。

“你坏,你坏,你欺负人,欺负人……”红梅一下子嘤起小嘴嗔笑起来,“我要告诉覃团长的。”一边撒娇,一边双手在丈夫的胸膛上咚咚地敲。

“好啦好啦,”朱世伯一把将妻子抱起,放在自己的大腿上,揽在怀里,“我向你赔罪啦。”双眸,一直深情地看着妻子。

红梅被看得双颊飞羞,脉脉地说:“你说,你喜欢红梅什么?”

“喜欢,喜欢你漂亮、聪明、活泼、开朗……”朱世伯正扳着指头一个一个个地数。

“停!”红梅突然伸手捂住丈夫的嘴。虽说是听得乐滋滋的,心里就像吃了蜂蜜,但又觉得有些爱慕虚荣之嫌,就岔开话题,“我是说真正的红梅,在寒冬腊月里开放的红梅。”

朱世伯沉吟片刻,说道“我喜欢,红梅的骨气和傲气!冰天雪地,寒风刺骨,纵然百草枯萎,万木凋零,它依然忘我怒放,笑傲天地,像沸腾的热血,像熊熊的火焰。”

“哎,你说,我们的红二、六军团是不是就像红梅?”红梅打断丈夫,问道。

“像,不仅仅是像,而且本身就是!在这一片白色恐怖的寒冷季节里,红军就是一棵顶风傲雪的红梅树,我们每个红军,就是树上一朵朵盛开的梅花。”

红梅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,说:“哦,有件大事,我今天被通知调到军部,说是去搞宣传。都说部队要转移了,是吧?你有什么变化吗?”

朱世伯听到妻子调到军部,有些诧异,但又觉得在当

下,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。“我吗?我调到四十七团当参谋长,覃团长当四十七团团长。”

“你升团参谋长啦?”红梅高兴地看着丈夫,“好呀,让我看看。”她一下站起来,双手搭在丈夫肩头,心头由衷的欣喜挂在眼角,上下打量着,“嗯,有派,还真真是个参谋长的派!不过,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”

”

四

寒冬,大地一片萧瑟。

新婚仅仅三天的朱世伯与曾凤英伉俪,因为战事,不得不各随队伍,开拔出征。

还有追兵,前有阻敌。转移的第二天黄昏,部队便在大庸与溪口之间的张家湾,遭遇敌军阻击,战斗激烈……在红军将士英勇顽强地攻击下,终于打败了守敌,在敌军的包围圈上艰难地撕开第一道口子,成功地突破了澧水封锁线。

红二、六军团,面对敌军二十二个师一百三十余团约四十多万人的重兵压境,被迫从湘鄂川黔苏区撤出,兵指贵州,去贵州东部创建新的根据地。

后有追兵,前有阻敌。转移的第二天黄昏,部队便在大庸与溪口之间的张家湾,遭遇敌军阻击,战斗激烈……在红军将士英勇顽强地攻击下,终于打败了守敌,在敌军的包围圈上艰难地撕开第一道口子,成功地突破了澧水封锁线。

一路有敌军追兵,一路战事不停,打打走走,走走打打,部队行进得异常艰难。经过一个多月的边打边走,在年底到达了芷江的冷水铺一带,将敌军甩开了一段路程。二、六军团终于稍微轻松地在此度过了一九三六年元旦。

一月二日,红四师攻占了晃县和龙溪口。四日,红五师攻占了贵州玉屏县城。

眼下,二、六军团首长贺龙与萧克认为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战机。敌军大部兵力已被甩较远,尾追较紧的敌人,只有湘军李觉纵队和陶广纵队,而其主力距离红军有两三天行程,其中的章基亮十六师追得最为卖命,从芷江向晃县一路紧咬狂追,势必将红军斩尽杀绝,并自我感觉以其一师之力,便能耀武扬威地将红军赶出湖南境内。

章基亮的美梦,毕竟只是一个梦。贺龙与萧克觉得这是自桑植撤出以来,难得的一个战机。章基亮师仅有四个团,孤军冒进,可以伏击速歼。于是,总指挥部四日研究决定:吃掉章基亮的十六师!具体是,在芷江与晃县交界的新店坪一带,利用有利地形设伏口袋阵,待敌十六师进入伏击圈后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速战速决,干掉十六师。战斗,由红六军团的两个师正面主攻,红二军团负责切断便水渡口。

萧克对这一首长决心和作战部署非常满意,如果一举歼灭了章基亮的十六师,既极大地震慑其他国民党追兵,迟滞敌军进攻势头,也还会大大地鼓舞与振奋部队的士气。

贺龙衔着烟斗,也露出了轻松的微笑。“我们只要干净利索地一口吃掉敌十六师,什么李觉呀陶广呀还有其他什么乌龟王八,也将不敢再贸然孤进!况且地方军阀,都有自保实力的痼疾,我军现已处湖南边界,他们想独自为战,那是痴人说梦。”他吸一口烟,缓缓吐出,接着说,“如此一来,我们还可以就此立足,建立新的湘黔边界根据地。”

一月五日拂晓,朱世伯所在的十六师和十七师,顶着凛冽的寒风飞雪,疾速向芷江和晃县两县交界地的新店坪出发,先后进入对伙铺埋伏圈。一切就绪,就等敌十六师钻入口袋。

天寒地冻,时间一分一秒过得特别慢。旷地埋伏,就像待在冰窖里一样,急行军的热汗冷却,恰如一层冰凌贴在身上,有人哆嗦着,还有人忍不住咳起嗽来。响声,打伏击战的大忌。咳嗽的人,被撤至后方的远处。不能出声,不能有任何风吹草动。

下午二时,敌军十六师一个先头团试探性地挺进。他们左右观察地形,十分警觉地向前推进。不知感受到了什么异样或神经过敏。敌军停止了前进,就地隐藏,并向四处开枪进行火力侦察。

伏击圈内的敌军龟缩不动了,不断地东一枪西一枪乱放;而伏击圈外的几个团,已都停止前进,全无进圈的迹象。

怎么办?等吧,敌人显然不会再向前推进;不等吧,上好的战机就将白白贻误断送。

萧克军团长和王震政委当机立断:打!出击歼灭!十六师和十七师的五个主力团,从山林中直冲而下,枪声,爆炸声,震耳欲聋。强行军一天的敌人遭此猛烈打击,仓皇退缩至附近的牛屎坳高地,据有利地形固守顽抗。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,直到第二天,渐渐打成了拉锯战,消耗战,双方也互有伤亡。负隅顽抗的敌十六师,在等到敌十九师和六十三师的增援后,兵力火力大增。枪弹炮弹,疯狂地飞向红六军团的阵地。朱世伯的四十七团,被敌军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,他还差点被炮弹夺去了生命,幸亏通讯员小伢子眼疾手快,生生将他从阎王殿门口拽了回来。

原本要吃一个章基亮师,阴差阳错没能吃下,现在,敌人陡增至三个师,这显然是更加吃不下了。消耗战,红军打不起,既没有预备队,也更没有后援,而敌军是有后援的。

双方都一时不再出击。朱世伯摸摸被炮弹穿洞的帽子,又悄悄探出头,往敌军方向望去。发觉敌军的火力似乎有些稀松了,不再疯狂漫无节制地扫射,好像在等待我军消耗火力,待我军撤出战斗时穷追猛打,顺势而歼。去,你龟儿子想得美!他蔑视地朝对面啐了一口。

正想着,只见覃团长的通讯员跑过来,“报告参谋长,接师部命令,撤退!”

“好,你告诉覃团长,他率部先撤,我留二营一连垫后,随后就撤。”然后,他命令一连长张轻秀,将兵力尽量展开,断续向敌阵地射击,目的是不让敌人发觉我军的撤出动向,坚守三十分钟后,立即快速撤出战斗。

(未完待续)